

第一章 回到古代當千金

沈書嫻的一天是從天亮起床開始的，做為一個今穿古的穿越人士，在經歷了一年多的「失憶」後，她已能適應古代的生活。她也算是命好的，穿過來就是呼奴使婢的小姐，雖然說不上金婢銀奴，但身邊也有兩個貼身丫頭，一個奶娘一個教引嬤嬤，還有三個打掃的小丫頭。

一個人使喚七人，有單獨一處院子，三間正房佈置得富麗堂皇；吃的是肉，穿的是綢，唯一遺憾的就是沒有電腦，不能上網。不過都穿越了再想以前也沒必要，穿成小姐總比穿成丫鬟強，所謂知足常樂，想多了就是穿越成了皇太后也不快活。

「姑娘，起來了嗎？」床邊傳來丫頭春分的聲音。

沈書嫻已經醒了，只是冬天的被窩實在太美好，讓她不太想起床。現在丫頭過來叫她，表示真得起來了。她應了聲，「嗯。」

春分和立夏把幔帳收起，衣服早就收拾好擺在床前，兩人上前欲伺候沈書嫻穿衣。沈書嫻卻是揮手道：「我自己來就好了。」穿過來這麼久，衣服該怎麼穿她早就知曉，身邊有人能使喚是很舒服，但穿衣洗澡這種事情她實在不想假手他人。

「下了一夜的雪，天亮時終於放晴了。」立夏笑著說道。

沈書嫻穿越之前是北方人，儘管不喜歡冬天卻唯愛雪景。穿過來這麼久早就覺得十分無聊，正想找點事情做，聽立夏如此說，立即興奮起來，道：「走，我們到外頭看看。」

「姑娘，哪有這麼急的，總要先梳洗了。」春分笑說著，又道：「讓周嬤嬤看到，又要說姑娘幾句了。」

沈書嫻想到周嬤嬤，頓時把這個心收了。

周嬤嬤是沈家請來專門教沈書嫻規矩的，每年五十兩學費，在江淮地界上絕對是天價了。周嬤嬤原是京中高門大戶人家裏的教引嬤嬤，因年齡大了被放了出來，拿了銀子回到原籍，沈書嫻的哥哥沈書君花了一番工夫打聽，才把她請回來教導妹妹。

穿越過來這一年，沈書嫻對於周嬤嬤也是領教了，不但厲害還有手段，不管自個兒找什麼藉口、說什麼話，周嬤嬤總是能把她堵回來。

人在屋裏還沒出去，大毛衣服不用穿，裏頭皮襖卻是穿上了。春分喚來小丫頭，桃核端水，桃子拿手巾，葡萄拿來圍巾，春分接過圍巾先幫主子圍好，立夏上前接過手巾，沈書嫻這才伸手沾水洗臉，立夏隨即在水盆裏擰了毛巾，遞給沈書嫻。等到沈書嫻梳洗完，三個小丫頭把東西收了，魚貫的出門去。沈書嫻來到梳妝臺前坐定，立夏開始為她梳頭，春分把首飾盒子打開，釵是釵，簪是簪，還有步搖、華勝等等分門別類、幾層分列擺出來，好供沈書嫻挑選。

每天都看到這些東西，但沈書嫻仍覺得新鮮得很，挑了支累絲小鳳釵，做工精細不說，鳳嘴裏還銜著串小珍珠。對於這種步搖類的髮飾沈書嫻是情有獨鍾，尤其現在大冬天的，鮮花是戴不上了，她更愛這種走路時步搖搖曳的風情。

另外再挑了支金環，立夏手巧，也不梳複雜的髮型，幾下工夫便把主子的頭髮綰好，反正天寒地凍的，一般也不會有外客，髮式簡單就好。春分也沒閒著，收了

頭上戴的首飾盒子，又把耳環、戒指、手鐲之類的首飾盒打開。沈書嫻揀幾樣喜歡的，兩個丫頭幫著戴好，春分最後把沈書嫻常戴的金鎖戴上，早上的裝扮就算是完了。

現在天氣冷，各人都在自己屋裏吃飯，早上要吃什麼，昨天晚上就已報給廚房。春分打發小丫頭去催飯，又和立夏兩個把飯桌擺好，沈書嫻也從梳妝臺前移步到碧紗廚裏，炭火盆已經攏上，倒也沒那麼冷。

三個小丫頭提著食盒上樓，早點是白粥和小菜，還有幾盤麵點。沈書嫻吃不多，喝了大半碗粥，小菜夾了幾筷，點心真吃不下去了，讓丫頭們端去吃。

飯畢，沈書嫻本想去花園裏走走賞賞雪，千金小姐的生活雖然富足美好，但實在也太無聊了，這時就見沈家主母江氏房裏的大丫頭冬至進門來，笑著道——

「姑奶奶來了，奶奶請姑娘過去說話。」

沈書嫻聽了愣了一下，不禁問：「哪位姑奶奶？」

這一年多來，沈家的親友她基本上都搞清楚了，姑奶奶也有幾位，但若沒個排行區別一下，只說姑奶奶來了，她還真不知是哪一個。

冬至臉上閃過一絲不屑，道：「是大姑奶奶。」

「噢。」沈書嫻頓時明白是誰了，沈家大姑奶奶沈書貞是她同父異母的姊姊，除了這點血緣關係外，基本上算是沒關係。

這牽扯到沈家的前塵往事，沈書嫻跟哥哥沈書君是一母所出，是過世沈老爺填房安氏所生。沈大爺沈書禮和沈大姑奶奶則是沈父的原配所出，那一年沈老爺去世，五七剛過，沈書禮就鬧分家，要把繼母和他們兄妹兩個趕出去。

安氏嫁過來的時候，沈書禮已經十八歲，媳婦都娶了，沈書禮並沒有受過安氏的教養。雖然說繼母也是娘，但像這樣的繼母繼子關係是有點微妙的。沈老爺死後，即便還有繼母在，沈書禮鬧著要分家也不是不行。

兩個從叔主持分的家，沈書禮早就買通他們，安氏一個婦道人家除了哭還是哭，當時沈書君才十五歲，雖然明白些事，但到底年輕，大部分財產都讓沈書禮拿走，只留給了沈書君母子三人幾畝水田還有一處小宅子。

現在沈書嫻兄妹住的大宅，以及平常的生活花費，都是沈書君自個兒發憤圖強掙出來的，相反的，分家拿了家財大頭的沈書禮反倒是越來越不如沈書君，也因為這樣，兄弟之間的關係越發緊張，幾回見面甚至差點要動手打起來。

相比之下，沈書君跟沈書貞的關係相對好些，畢竟沈書禮鬧分家趕他們出門時她已經出嫁，這事她沒攪和，只是對於他們兄妹後來的慘況也沒伸援手，簡單來說就是不管不顧。也因為這樣，沈書君對她的態度便是無視，妳不拿我當親人，我就拿妳當路人，不會像跟沈書禮那樣，見面就要動手，不過話也不會說的。

立夏拿來沈書嫻的鶴氅，穿好往外走時沈書嫻突然想了起來，道：「大姊姊不應該在家中守孝嗎，怎麼這時候過來了？」

沈書貞夫家姓方，是沈老爺在世時定的親事，當時方家情況很不錯，這些年下來就不行了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方家比之一般小門小戶的人家還是強些，但方二老爺命短，一個月前病逝，訃聞倒是送來了，沈書君和江氏都沒去，只打發了婆

子過去。

沈書嫻聽江氏說過這事，也就記在心裏。別說一直以來兩家沒來往，就是有來往，沈書貞這時候也該為夫守孝，五七好像都沒過，只該在家裏侍著。

「姑娘不知道，大姑奶奶無兒無女，現在她大伯子要收她的宅子，收她的地，連嫁妝都不讓帶就趕她出門呢。」冬至有幾分幸災樂禍的說著，丫頭的態度最容易被主子影響，江氏從不拿沈書貞當回事，下人肯定也是這樣。「大姑奶奶是哭著來的，身上連件皮襖都沒得穿，說是被她大嫂拿去了。」

沈書嫻穿越過來後只見過沈書貞一次，快三十歲的人了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她樣貌好，保養得也不錯，顯得十分年輕，看起來是很精明厲害的一個婦人。

沒親身經歷過以前的苦逼日子，沈書嫻對於沈書貞的恨意不像江氏這樣深，但要說同情也說不上，畢竟她現在的生活是兄長提供的，吃著人家的飯，穿著人家的衣，再去同情人家的仇家，這樣太不仁義了。

「走，去看看。」沈書嫻點頭道。

天氣雖說放晴，外頭仍然冷得很，出屋門時沈書嫻不自覺的拉了拉身上的鶴氅，院子裏雪已經打掃乾淨，出了院門，只見幾個傭僕正掃著地，主路上的雪也都清掃一空。

沈書嫻的這處院子是緊挨著母親的正房修建，母親安氏四年前去世，沈書君便命人把院子封了，兩處院落本來相連的垂花門也封了起來。現在要去江氏的正房，只得從正門走石子甬道，繞過竹林小徑，再過一重垂花門才能到。

江氏的院子比沈書嫻的院子大上許多，五間正房，左右廂房、耳房，共二十幾間房舍，皆是青石鋪地，四四方方，院子兩邊則有給姨娘們住的小跨院。而昨天下了一夜雪，但這院子實在乾淨得很，摔倒主子的事絕不會發生，顯見江氏治家之嚴。

不等沈書嫻進門，就聽到屋裏傳來沈書貞的高聲哭泣，邊哭嘴裏還說著——

「就是我無兒無女，我願意為夫守節，哪有五七未過大伯子就上門趕人的道理？」江氏喝著茶，心裏暗爽的聽著。想當年她嫁給沈書君那會兒，可謂是家徒四壁，她不是沒上過沈大姑奶奶的門，但當時沈書貞是怎麼對她的，二兩銀子都不借，沈書貞身邊的婆子還說了一大串難聽的話。

現在看到她這樣，江氏心裏樂著呢，真是現世報。人前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，當年好歹留點情面，凡事做絕了，現在哭著求上門來，她只當樂子看。

江氏心裏無比愉悅，嘴裏卻是道：「大姑奶奶何不回去跟妳兄長說，正該是娘家兄長出頭說話的時候，到我這裏來，我一個婦道人家又有什麼辦法？我家大爺半個月前起身進京去了，至今未歸，大姑奶奶再在我這裏哭鬧，我也是幫不了妳。」江氏這麼一說，沈書貞哭得更狠了，道：「妹妹快別提那沒了良心的東西，當年能把母親和弟妹趕走，我就知道他是什麼心腸，父親留下來的偌大家業也讓他敗得差不多了，每日就只知在妓院裏混，如今哪裏還會管我的死活？」

「姑娘來了——」

沈書嫻進了屋裏，不等她上前見禮，沈書貞看到她立時拋開江氏，上前抓住她的

手，直接跪了下來，「妹妹，妳一定要給姊姊作主啊。」

沈書嫻頓時被她這架式嚇了一跳，她一個未出閣的年輕姑娘，能幫她作什麼主啊！江氏忙命丫頭趕緊去把大姑奶奶扶起來。她叫沈書嫻過來的目的是看看沈書貞的笑話，這會兒可擔心沈書貞這陣仗把沈書嫻嚇著了。「大姑奶奶有話好好說，別嚇到姑娘了。」

沈書貞被丫頭扶著坐下來，沈書嫻也跟著落坐。

隔了幾個月再見到沈書貞，這氣色妝容就差多了，本來還算是年輕少婦，現在連半老徐娘都稱不上了，一張臉白得跟紙似的，只差沒把「慘」字寫在臉上。

沈書貞繼續抹著眼淚哭道：「當年是我糊塗，錯把那狼心狗肺的兄長當親人，跟弟妹們都疏遠了，也怪不得妹妹生氣。我在這裏跟弟妹還有妹妹賠不是了，妳們打也好，罵也好，我都無話可說，但求弟妹和妹妹看在過世父親的分上，好歹幫幫姊姊，方家大老爺那樣趕人收屋的，我下半輩子可要怎麼過……」

沈書貞說著說著又失聲痛哭起來，這哭聲裏可不摻一點假，她是真沒辦法了，方家大老爺在淮陽城裏是出了名的一霸，若指望沈書禮為她出頭，別說他向來只有膽欺負自己人，對外都是縮頭王八，就是他肯出頭都未必有用，現在能幫她的只有沈書君。

沈書君有關係有錢，縣太爺那裏說得上話，方家大老爺再厲害見了他也怕上幾分，更何況這事本來就是方家理虧，只要江氏派管事去遞個狀紙，這官司就贏了，萬一江氏甩手不管，她真的就哭訴無門了。

江氏熱鬧看得差不多了，也是被沈書貞哭煩了，剛想送客，就聽沈書嫻道——

「大姊姊先別哭，我且問妳，到底方家大老爺拿走了多少東西，妳心裏可有數？」

沈書貞這樣，沈書嫻心裏多少有點同情，不過她也看出來了，江氏只打算看看笑話而已，沒管沈書貞的意思。江氏這樣也是理所當然，畢竟沈書貞以前就沒把沈書君當弟弟，現在出了事想到這個弟弟了，弟弟就得替她出頭？天下間可沒這麼好的事。

沈書貞聽到沈書嫻如此問了，心裏冒起了希望，連忙道：「瑣碎東西我記不得，值錢物件我都知道，還有我的嫁妝，那些都有單子，至於房契地契之類的，我心裏也都有數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大姊姊就先把單子列出來，像方家大老爺這樣行事的，告到官府裏一定告得贏。」沈書嫻又吩咐丫頭拿來筆墨。

沈書貞聞言高興起來，江氏卻聽得皺起眉頭，但也不好打斷小姑說話，只聽沈書嫻又道——

「不過大姊姊，妳也知道的，官字兩個口，既然要告官，少不得要破費，大姊姊打算花費多少來打這場官司？」

沈書貞怔了一下，品出沈書嫻話裏的意思，沈家可以幫這個忙，但要有好處。沈書貞素來把錢財看得很重，尤其如今丈夫已逝，她只能指望著錢財房產過日子，無故分出去一份，她實在捨不得，不過要是捨不得這點錢，她就一分也撈不著了。心裏如此盤算一番，她咬牙道：「先夫留下三處田莊、兩間鋪面，我願意把兩間

鋪面拿出來，只求保住其他財產。」

她如此一說，江氏心思有點活動了，以現在沈家的家業來看，兩間鋪面實在算不得什麼，但江氏是苦過來的，曾經一文錢都看在眼裏過，突然間掉下兩間鋪面，讓她十分心動，而且這件事情也不是很難料理，方家大老爺有錯在先，讓管事封了銀子送去衙門，然後讓沈書貞去告就好了，她並不費什麼事。

再說又是小姑先挑起來的話，就是以後夫君回來了，說她哪裏不對，她只說是書嫻的主意，相信夫君也沒話說，最後她平白得了兩間鋪面，總是好事一件。

江氏心裏已有了主意，面上卻故意嘆氣道：「想想所謂骨肉至親，那方家大老爺如此行事，實在沒把我們沈家放在眼裏，就是大爺現在不在家，我也得幫大姑奶奶出這口氣才行。」

沈書貞頓時大喜，雖然還心疼那兩間鋪面，嘴裏卻道：「弟妹能不計前嫌，姊姊感激不盡，一切全都依仗弟妹了。」

讓沈書貞到廂房歇著，江氏叫來管事，先封五十兩銀子送去衙門，又讓人寫了狀紙送上，不到中午便打點妥當，下午就要上堂。

她派了丫頭去知會沈書貞一聲，讓她先準備準備，下午得鼓足了勁到公堂上去哭，然後就等著判官司。

江氏素來厭煩這位姑奶奶，只讓丫頭隨便端飯給她，並不叫她一起吃飯。沈書嫻一直旁聽江氏料理此事，午飯自然跟著江氏一塊吃。

「妹妹果然心善，要是我才不會管她死活。」江氏笑著說道。

沈書嫻低頭笑道：「怎麼說也是親姊姊，總不能真看著她被淨身趕出去。」再者也不是白幫忙，得了兩間店鋪沈家也不虧。

江氏點點頭，那場大病之後，這個妹妹的性格脾氣有點不一樣，不過也不奇怪，小姑娘嘛，總會慢慢長大懂事。她嘆道：「都是一家子骨肉，想想大伯子那樣的行事……」

沈書嫻聽了也輕輕一嘆，有時候越是想靠血緣關係卻越是不牢靠，尤其是牽扯到財產這因素時。

官司判得很快，沈書貞願意為夫守節，那就在方家宗族裏挑選合適的男丁過繼。方大老爺拉走的所有東西都得退回，沈書貞回到自家自住，同時縣太爺還規定，過繼事宜由方家和沈家人主持，不准方家大房插手。

沈書貞歡天喜地的跟著管事婆子回來，向江氏和沈書嫻道謝，江氏沒怎麼理會，只提醒她別忘了把鋪子的契書送來。

沈書貞就是再覺得肉疼也得捨得，她一個寡婦現在能靠的就是娘家人，給出去一部分，她還能剩下一部分，以後日子才能過下去。她滿臉笑容的道：「這是自然，弟妹為我操心勞力，怎麼也不能讓弟妹再為我墊錢，我回家之後就派人送來。」

江氏點頭，無意聽她再說其他，揮手說乏了，讓她先回去了。

其實，看到沈書貞在丈夫去世後有了如此下場，江氏心中的痛處也被刺了一下。

說到底，方家大房敢如此趕人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沈書貞沒有兒子，她要是有了兒子，家業有繼，方家大房再怎麼樣也不會做得如此絕。子嗣問題便是江氏目前最大的心病，她沒有孩子，且不只她沒有，沈書君的兩房姨娘也都沒有。

新婚燕爾的那當口，她倒是懷過孕，可那時候生活艱辛，孩子也沒能留住，五個月的時候掉了，是個成了形的男胎。當時也沒辦法好好保養，後來家境好轉了，眼見一直懷不上，請了大夫來看過，大夫婉轉的說了，她以後生育可能會有點困難。

大夫的話就像一根針直扎到江氏心裏，怎麼也拔不掉。為了子嗣，沈書君納妾她不敢管，每每想到早年跟沈書君的恩愛柔情，再看看現在的兩房姨娘，江氏只覺得有一把刀在刮著她的心。

她想把那把刀拿出來，把礙眼的姨娘砍死，當然這只是幻想，現實是她什麼都不能做。不只沈書君盼著有個兒子，就是她也希望姨娘們能生出兒子來，不管誰生的，總是她的兒子，沈書君要是絕後了，她付出的代價要更高。

「嫂子歇著吧，我先回去了。」沈書嫻說著，看嫂嫂臉色變化不定，估計是想到了哥哥的子嗣問題。她不禁暗嘆口氣，嫂嫂已經十分能幹了，但女人就是再厲害，也繞不開子嗣這件事。

江氏扯著笑臉道：「妹妹今天也累了，早點歇著。」

沈書嫻剛站起身要走，就有婆子進來道：「回大奶奶，二姨奶奶的娘家妹子吳惠姐來了，說是來瞧瞧二姨奶奶的病。」

江氏眉頭皺了一下，沈書君就這幾日回來，吳惠姐這時候來了，可謂是司馬昭之心。不過她既然願意，那就隨她意，自個兒正好看戲，「當妹妹的要來瞧瞧姊姊，豈能攔著她。」

「是。」婆子應了一聲連忙去了。

沈書嫻本要走的，聽到吳惠姐來了就知道有戲，遂留了下來。二姨娘吳氏是沈書君手下夥計的女兒，良家出身，沈書君正式抬進門的姨奶奶，據說當年進門時的排場不小，進門之後沈書君很寵她，凡事都好，唯獨一條身體不太好，請大夫吃藥那是常事，進門三年也沒懷過孕。

吳惠姐是吳姨娘的親妹妹，比吳氏小四歲，模樣也有幾分相似，少了吳姨娘通身的病氣，多了份少女的青春活潑，讓沈書嫻說，吳惠姐生得更漂亮些，不過估摸著在沈書君眼裏，吳姨娘應該更漂亮些。

第二章 姑奶奶過繼嗣子

姑嫂倆說了一會兒話，不多時，吳惠姐來了。

「給大奶奶請安。」吳惠姐進到正房裏，先是給江氏磕了四個頭，隨即又對沈書嫻請安問好。

「妳姊姊怎麼樣？本想去看看她的，連著幾天卻不得閒。」江氏笑著道，卻不讓吳惠姐坐下。

吳惠姐只得站著回話，臉上的笑沒少過一絲一毫，「奶奶掛念了，剛才去瞧過，姊姊身體已經好了許多，本來還想跟我一起過來給奶奶請安。」

江氏擺手道：「讓她好好養著吧，冬天天氣冷，風口裏走一圈著了涼也不是好玩的。」

「聽說吳家妹妹來了，我特意過來瞧瞧。」

突地一道嬌笑聲響起，只見三姨娘林氏自己打起簾子進來，這是沈書君三個月前才納的新寵，一身桃紅衣裙，頭上鳳釵珠翠，打扮得很是招眼華麗，行走間身段更帶著一股少婦風韻。

林姨娘是寡婦再嫁，本來是西街夥計的媳婦，良家女，男人死了再讓沈書君納了當姨娘。新人進門如今最是得寵的時候，衣服首飾只比江氏和沈書嫻次點，比病著的吳姨娘就好多了。

江氏淡淡笑了起來，知道林姨娘這時過來多半是找吳惠姐麻煩的。林姨娘與沈書君相識很早，還守著孝時就跟沈書君有一腿了，本來說好滿了孝期就要納了她，誰知道吳惠姐爬上了沈書君的床，著實冷了林姨娘一陣子。

後來也不知道林姨娘使了什麼手段，沈書君這才抬她進門，還把吳惠姐丟下了。吳惠姐眼看三房當不成，本想當四房，林姨娘卻又想方設法地阻攔，吳惠姐恨她是恨得牙癢癢的。

林姨娘上前給江氏和沈書嫻請了安，江氏讓林姨娘坐下，又讓丫頭倒了茶。

吳惠姐心裏恨恨地看著，嘴上卻是笑著道：「原來是林姨奶奶，許久不見，一切安好？」

林姨娘笑著道：「勞妳掛念，好著呢，天天姊妹們一處說說笑笑，伺候大奶奶和姑娘，那是我的福氣。倒是妹妹妳，父母俱已亡故，無人作主，唯一的姊姊還病著不能幫妹妹打點終身大事，一個人在外頭只怕吃了不少苦。那日我還跟爺說起來，看妹妹實在可憐，不如接到家裏來，反正大奶奶身邊也缺個使喚丫頭，妳們姊妹們在一處也好有個照應。」

夾槍帶棒的一席話讓吳惠姐怒火狂燒，臉上都快掛不住了，勉強笑著回道：「林姨奶奶竟然還能抽出空來為我操心，實在難得。想想也是，大爺不在家中，林姨奶奶難免寂寞，為我操些心也就罷了，要是再跟以前一樣……」

話說到這裏，她只是抿嘴笑著，林姨娘身著熱孝時就上了沈書君的床，罵起來那就是先姦後娶的淫婦。

林姨娘被揭了舊疤，兩條眉毛立時豎了起來，眼看著就要罵起來，江氏皺眉看向吳惠姐道：「我早就說過，以前舊事都不要再提。」她倒不是護著林姨娘，只是按吳惠姐這樣的罵法，林姨娘若是淫婦，那沈書君就是姦夫了。

吳惠姐自知失言，當即低下頭來，林姨娘臉上不免有幾分得意之色，剛要譏諷吳惠姐幾句，江氏又道——

「眼看著要過年了，妳一個人孤身在家中日子也難挨，就過來跟妳姊姊作伴吧。」

吳惠姐聽得大喜，她這趟過來打的就是這個主意，正想著如何能讓江氏點頭，沒想到江氏自己倒是發話了，隨即上前給江氏磕頭道：「謝奶奶憐惜。」

江氏淡然笑著，揮手道：「去吧。」

「是。」吳惠姐滿心歡喜的退下。

林姨娘本來還有幾分得意，此時恨得牙疼，手裏絞著帕子，語帶酸意地道：「奶奶真是太賢慧了，想那吳惠姐是什麼好東西，這麼趕著送上門來，不就是想著大爺要回來了嗎？」

「我要是不賢慧如何能讓妳進門？」江氏一句話直接把林姨娘堵了回去，又道：

「只要爺喜歡，納惠姐當四房也未嘗不可，好歹她是初嫁。」

林姨娘自己是二嫁的，聽到這話頓時又是氣又是羞，進門這三個月對於江氏的脾氣她也摸不太準，表面上看來好像挺好說話的，但只要她有絲毫放肆之處，江氏立時就有話堵她。

「我今天也乏了，不用妳伺候，歇著去吧。」江氏一臉不耐煩的說。

林姨娘起身退下。

林姨娘走後，屋裏安靜下來，江氏不自覺的吁了口氣，看一眼旁邊的沈書嫻。婆婆活著時也是病的時候多，這個小姑算是她帶大的，她忍不住道：「姑娘眼看著也十五了，親事早已訂好，最多再兩年就要出閣。有幾句話姑娘定要記得，男人三妻四妾是攔不住也不能攔，但妻就是妻，妾就是妾，切勿軟了心腸讓她們爬到妳頭上來，真讓她們上了臉，妳也沒辦法過日子了。」

「謝嫂子教誨，我記下了。」儘管心中頗有些不以為然，但沈書嫻表面上還是做出一副受教的樣子。

從江氏屋裏出來，正是夕陽西下之時，沈書嫻早上起來就想著去賞雪，直到現在才得了空。

披著大氅，拿著手爐，她沒回自己院子，先到花園裏走了走。太陽已經快落下了，中午那會兒日頭化開的冰碴再次凍住，感覺比早上時還清冷了些。

這幾萬銀子砸出來的園子，在淮陽城商戶裏是頭一家，亭臺樓閣，假山怪石，據說建成那天，沈書君擺了幾天的筵席，好不熱鬧。

「姑娘，外頭冷，小心著涼了。」跟在身旁的立夏提醒著。

沈書嫻走到湖心亭中，這是花園中景觀最好的所在，平常沈家要是有歌舞娛樂活動也都在此處舉行，一年裏需用得著搭戲臺唱戲的日子沒幾日，多數就是叫上幾個歌妓彈唱，相對於搭戲臺唱戲來說，成本也低得多了。

平常坐的石凳上還有冰碴，沈書嫻只是在亭裏轉了一圈，身邊跟著的兩個丫頭實在不能理解主子的意圖，互覷一眼，春分剛想再勸幾句讓主子回屋裏去，沈書嫻就突然笑著道——

「聽說傅家大爺要回來了。」

春分和立夏不由得抿嘴笑起來，怪不得姑娘會跑到這裏來，原來是想問傅大爺的消息，要是回到屋裏問，只怕周嬾嬾又會嘮叨。

春分笑著道：「前幾天我才問了來旺，說是這兩日回來，奶奶連戲班都訂好了，要熱鬧好幾天呢。」

傅守信是沈書嫻的未婚夫，三代貧農，父母都目不識丁，偏偏生出一個愛讀書的

兒子。兩年前沈書嫻到廟裏進香，偶遇傅守信竟一見鍾情，便求沈書君定下這門親事。

沈書君見傅守信生得一表人才又肯用心讀書，便答允了。訂親之後，沈家不僅全力支持傅守信讀書，連帶著供養傅家二老。傅守信也是有本事的，去年秋闈先中了舉，隨即進京考春闈，再次金榜題名，現在是兩榜進士。因在京城答謝恩師，應酬同窗，才耽擱至今。

沈書嫻臉上笑著，心裏卻發起愁來，穿越到古代怎麼也免不了結婚這關，現代女性想當剩女還是能的，自己掙錢自己花，就是父母方面會壓力大點，硬頂也能頂得住。到了古代就不行了，大珠朝女性沒有戶主權，房產也好，田地也好，必須記在男人名下才行，單身一個女人不管是經商還是買房官府都不給上戶。

在家靠父母，出嫁靠丈夫，老來靠兒子，就算嫁妝是屬於女人的私產，可以自由帶走及分配，可也是得寄靠在男人名下。

「姑娘那個繡了一半的香囊也該動手了，傅大爺就要回來了呢。」立夏笑道。話說也奇怪，自從一年多前主子生了場大病後，感覺她就有點不太一樣，尤其是對傅守信這個未婚夫，以前對他著迷得很，現在感覺淡多了。

春分也笑說：「還有送給傅太太和傅大姑娘的衣物之類，姑娘也該打點了，雖然周嬾嬾說京中大家閨秀要矜持自重，不過淮陽城裏沒那麼多規矩。再說傅大爺現在是兩榜進士，身分也不同了。」雖然這個兩榜進士是沈家供出來的，但此一時彼一時，不能同日而語。

沈書嫻隨意地點點頭，以雙方條件來說，沈家這樣的暴發商戶女能嫁給兩榜進士，那是上輩子積德了，只是想到將要嫁人，沈書嫻就覺得十分惆悵。大珠朝的男人可以隨意納妾，跟丫頭歌妓玩一夜情更是理所當然，已經穿越到古代了她也是認清現實，並不奢求先戀愛再結婚之類的，然而想到婚後要跟別人共用老公，就讓她覺得十分噁心。

男人長相再好，再有本事才華，但若得跟人分享，那還真不如不要。

就算能忍下共用東西的這口悶氣，看看眼前江氏過的日子，她實在不敢領教。沈書君外出行商，外頭帳本、生意她這主母一樣得照看著，家裏更得打理得井井有條，生病的吳姨娘要請大夫花錢買藥養著，吳惠姐擺明衝著沈書君來，也一樣得將人留下，還有沒事就要找事的林姨娘也得應付著。

就這樣，外人看著江氏還十分羨慕呢，畢竟她已經熬到死了婆婆，成了後院最大的一個。且江氏是跟著沈書君從貧到富熬出來的，沈書君對這位糟糠妻十分尊敬，逢年過節從來都是在江氏房裏過的，平常有事夫婦倆也是有商有量，外人說起來都是沈家大爺和大奶奶多麼恩愛，事實卻是，沈書君抬進門兩房良家出身的貴妾，過明路的通房丫頭有四個，至於睡過多少歌妓，根本就沒辦法算。

「唉……」沈書嫻想到嫁人之後的昏暗生活，忍不住嘆了口氣。這嫁人真是比賣身狠得多，賣身好歹還有點身價銀子，嫁人是連心都要奉獻出去，還要倒貼嫁妝。

「傅大爺得了功名回來，姑娘進門就是進士娘子，眼看著鳳冠霞帔就要上身了呢。」立夏話裏不無欣羨，自家小姐的命絕對是一等一的好。

沈書嫻對於鳳冠霞帔沒啥概念，知道是好東西，但要她因為那麼一身衣服就得賣身，她情願不穿。只是這個話不能跟丫頭們說，不然準以為她瘋了。「嗯，回去吧。」

次日早上，沈書貞親自送兩間店鋪的房契過來，江氏照例把沈書嫻叫來，這是沈書君的安排，雖說女兒家該以女紅賢德為主，但當家理事也必須會。沈書嫻過了年就十五了，兄長護得了一時卻護不了一世，不管是內宅事務還是外頭管帳，只要江氏手中料理的，都讓沈書嫻來旁觀學習。

沈書嫻吃了早飯過來，看到沈書貞時怔了一下。只是一夜工夫，她這位大姊姊好像變了個人似的，昨日的憔悴慘狀全然沒了，一身素服仍掩不住臉上身上的喜氣，只差沒把「花枝招展」這四個字寫在臉上了。

方家大老爺怪不得敢趕人，實在是沈書貞沒有一點未亡人的悲痛，一副守寡守得歡天喜地的模樣，倒是沈書貞身邊跟著的丫頭眼圈是黑的，眼裏全是血絲，神情如喪考妣。

「辛苦弟妹了。」沈書貞把房契拿出來的時候，心裏在滴血，臉上笑容卻是半分也不敢減，就怕被人看出她的勉強。

江氏笑著把兩張房契接過來收好，又示意丫頭把筆墨紙硯拿出來。沈家人可不好無緣無故拿了方家產業，但給好處什麼的不好在外頭說，得讓沈書貞寫個買賣文書，寫沈家以市價買了方家的兩間店鋪，銀貨兩訖，沈大姑奶奶已拿過銀子了，如此一來，以後就是再因為啥事吵起來，這兩間鋪面也是沈家花銀子買下來的。沈書貞知道江氏行事向來小心，也只得依言寫了。

江氏看過無誤後，便跟房契一起收好。兩間店鋪到手，也不枉昨天忙碌一場，江氏得了好處，對沈書貞態度也有所好轉，道：「過繼的事怎麼樣了，大姑奶奶挑好嗣子了嗎？」

沈書貞笑著道：「已經看好了，叫方硯，今年八歲，父親去世得早，只有一個寡母拉拔著他們姊弟三個，兩年前母親也去世了，現在跟著叔叔生活。他上頭還有一個姊姊，被他叔叔賣了，哥哥也被他叔叔趕出去做工。我已經讓人跟他叔叔說過，許了五十兩銀子，他叔叔歡喜得跟什麼似的。下午我就去知會族裏，趕緊過繼過來，手續辦妥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」

江氏聽了點點頭，大姑奶奶還是有點腦子的，挑這種家境貧寒、父母雙亡的過繼，雖然有個貪錢的叔叔，不過那樣的家境若敢找上門來，嚇唬一下就趕跑了，要還是死賴著不走，抓起來打一頓，諒他再也不敢上門來。

沈書貞現在知道了沈書君這個弟弟的好處，趁這個機會全力跟江氏拉好關係，笑著又道：「雖然守著孝，但過繼嗣子這麼大的事，總是要擺上兩桌酒，弟妹和妹妹到時可一定要賞臉啊。」

「再說吧。」江氏說著，不經意間往沈書貞身邊的丫頭瞥了一眼，忽地愣了一下，道：「我竟然沒認出來，這不是桂姨娘嗎？」

桂姨娘是過世方二老爺的寵妾，商戶人家的規矩不像書香門第那樣齊全，妻妾之分雖然清楚，但男人要是特別喜歡哪個妾，給正妻添點堵那是常有的事。這個桂姨娘就是常給沈書貞添堵的角色，沈書貞雖然不是個省油的燈，不過就是這樣，也受過桂姨娘不少氣。

桂姨娘曾經在沈書貞生病時以主母的姿態招呼過外客，當時就有議論傳出來，不然江氏也不會知道。不過議論就議論了，都是暴發的商戶，手裏有銀子用才是最正經的，其他的事誰有閒工夫去管。

沈書貞臉上頓時得意起來，很是和善的拉起桂姨娘的手，只見桂姨娘原來的纖纖玉手變得粗糙不堪，手腕上更是傷痕累累，被袖子蓋住的部分似乎還有傷痕。再細細一打量，已經是冬天了，桂姨娘身上仍然是件夾襖，冷得就是在屋裏也顯得拱肩縮背的。

只聽沈書貞又道：「可不是，現在老爺去了，家裏也就我跟她，我平常出門都常帶著，給我作伴。」其實是想顯擺一下，老娘當年受過這個賤妾的氣，現在找回場子了。

江氏就是再不待見這位姑奶奶，做為正妻，她的立場跟沈書貞是一致的。但桂姨娘已如此慘狀，她不好再落井下石，只是道：「姑奶奶果然念著姊妹情誼。」

沈書貞一直拉著桂姨娘的手，嘆口氣又道：「我是正妻理應守著，她還如此年輕，等孝期過了，給她好好找戶人家，免得耽擱了她的青春。」

桂姨娘臉上頓時青白相交，不知道這個消息她該喜還是該憂，不過想想，最壞也不過是被賣到窯子去，總好過死在沈書貞手裏。

沈書貞過繼嗣子，江氏還是帶著沈書嫻去了。過繼嗣子不只是夫家的事，也是娘家的事情，以後沈書貞的嫁妝嗣子也可以繼承。

早上方家開宗祠辦手續，中午擺酒宴客。因為在孝中只是擺了幾桌酒，除了請了方家宗族相近的親友們，沈書禮也來了。

來的人不算多，男客放在前頭廳裏，女客放在花園花廳裏，饒是這樣，沈書貞一個寡婦也忙不過來。方大老爺跟沈書貞這回是結了仇，她根本就沒請他，方家三老爺倒是來了，不過三房跟二房關係也說不上好，最多也就是面子上還過得去。

「我還沒恭喜姑娘呢，聽說傅家大爺馬上就要回來了。」沈太太皮笑肉不笑的對沈書嫻說著，當年讓沈書禮趕走沈書君就是她的主意，現在沈書君一家過得好了，她看得眼饞之餘，恨不得上去咬一口。

她心裏更是巴不得沈書君生不出兒子來，因為沈書君這房要是絕後，身後財產有很大的可能性歸大房所有，就像方家大老爺那樣，要不是江氏給沈書貞出頭，沈書貞以後有得哭了。

江氏對於這個大嫂，每次見面都是恨不得衝上去打她幾個耳光，此時冷哼著道：

「太太還有空操這個閒心，聽說前不久沈大爺又納了房小妾不是？沈家老宅已經賣了一半，就丁點大的地方卻要住這麼多人，只怕正房都要被分一半去。」

沈大太太被說出心病，沈書禮除了玩女人，什麼屁本事都沒有，別說養家過日子了，老宅都賣掉一半。她胸口怒火高漲，嘴裏就道：「大戶人家哪個不是三妻四妾，家裏姊妹多，日子過得也熱鬧，姊妹們更都爭氣給大爺添丁。哪像弟妹，管家如此嚴，自己生不出來就算了，還不讓旁人生，也不知道安的是什麼心！」眼看兩人大戰又要開始，沈書貞連忙上前岔開話題，這回擺酒都沒把兩人座位安排在一起，就是怕吵起來，結果還是擋不住。她笑著對江氏道：「眼看著就要過年了，三弟就要回來了吧？等三弟回來了，我帶著硯哥兒去給他舅舅請安。」

江氏把火氣壓了壓，笑著道：「前幾日有信回來，說就這兩天了。」

沈書貞滿臉笑容道：「弟妹定要打發人報給我，硯哥兒頭一回見舅舅呢。」

江氏只是笑笑，沒點頭也沒搖頭。沈書君一直當這個姊姊不存在，現在她知道這個弟弟好使了，趕著來巴結，沈書君未必看得上眼。

沈大太太看沈書貞如此巴結江氏，心裏更是氣憤。按血緣上來說，沈書貞跟沈書禮是親兄妹，理應更親近才對，沈書貞現在如此討好這個異母的弟媳婦，把她這個嫡親嫂子丟到一邊，真是叫人看了不是滋味。

扭頭看到旁邊一直坐著沒吭聲的沈書嫻，想到傅家的新傳聞，沈大太太便大聲對身邊坐著的方三太太道：「聽說這傅家大爺以前是定過一門親事的，是傅家隔壁鄰居的女兒，姓劉，兩人青梅竹馬，指腹為婚，不過劉氏命苦，早些年沒了娘，她爹娶了後娘，後娘嫌傅家家窮，便退婚了，另找尋了戶有錢人家嫁出去了。」沈書嫻一直都是旁觀狀態，穿過來後她也見識過江氏和沈大太太的鬥法，江氏一人就可以搞定，沒她出場的餘地。剛才沈大太太特意提到傅守信時，沈書嫻就想到會不會有什麼變故，畢竟沈大太太從來不會說他們這房人的好話，現在聽沈大太太如此說，就知道後頭還有戲，她不禁看向沈大太太等著下文。

江氏也愣了一下，傅守信前頭定過婚的事她也知道，不過那個前未婚妻已經出嫁了，難道還會有什麼變故？

沈大太太臉上有幾分得意之色，看向沈書嫻繼續道：「劉氏出嫁後沒多久就死了丈夫，婆家嫌她剋夫退回娘家，她後娘又託媒人尋親，送到大戶人家當小妾，結果沒兩年男人又死了，直接被發賣。也許是姻緣天注定，這回傅大爺進京趕考，兩人竟然又遇上了。」

眾婦人聽得驚嘆不已，接下來的情節不用沈大太太講也都猜到了，傅守信必然要納劉氏為妾。其實這也不算什麼，添房侍妾而已，不過據說沈書嫻對傅守信十分鍾情，如今自己還沒進門，屋裏就多了房侍妾，那滋味就不是很好受了。

「大嫂是如何知道的？」沈書貞開口問道。這事淮陽地界上還完全沒消息，沈大太太跟傅家也沒啥關係，她是如何能知道這事？

沈大太太得意地笑道：「這也是巧了，我家夥計跟劉家一直有來往，劉氏寫信回家說傅大爺納了她，又說傅大爺給她買了衣服、置了首飾頭面，還往家裏寄了不少銀子，保證錯不了。」

江氏聽得眉頭緊皺，沈書嫻臉色也難看起來。她是見都沒見過傅守信，更非什麼鍾不鍾情，而是這傅守信也未免太過分了，自從兩家訂親之後，傅家的家用銀子

全是沈家送過去的，傅守信考秋闈也好，春闈也好，路費花銷全部都是從沈家拿錢，甚至金榜題名後，京中交際打點也全部是沈家出錢，昨天還聽江氏說，沈書君信上說傅守信已經選了官，派了外放，為了這一個外放，沈家又花了兩萬銀子。想不到如今功名有了，官職也安排好了，薪俸還沒拿到手裏，就拿著沈家的錢養女人！

沈書貞看江氏和沈書嫻的臉色不太好看，連忙笑著打圓場道：「妻是妻，妾是妾，妹妹眼看著鳳冠霞帔就要上身，何必跟一個三嫁的村婦計較。傅家從此也是官宦人家了，聽說官宦人家的規矩大著呢，敢寵妾滅妻只怕官職功名都保不住，我看傅大爺不是糊塗人，十幾年辛苦付諸流水只怕捨不得。」

「話是這麼說，但男人要是喜歡那些狐媚子，明面上供著妳敬著妳，就是不往妳屋裏來，那又要怎麼辦？說句掏心的話，哪個正室太太沒吃過侍妾的苦頭？尤其像劉氏這樣，跟傅大爺青梅竹馬，感情深厚，傅大爺選了官後家裏都還顧不上，就先給她打首飾買衣服，以後真進了門，再生下個兒子來，只怕姑娘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。」沈太太一臉幸災樂禍的說著。

江氏臉色越來越難看，確實是這個話，沈家為了傅守信砸上幾萬銀子，不只是因為傅守信有潛力，更是因為沈書嫻對傅守信傾心的緣故。沈書君為了妹妹才如此盡心，要是嫁進去得了這麼一個結果，別說沈書嫻不願意，就是沈書君也不會肯的。

沈書嫻冷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索性成全了他的癡心，也別那麼委屈收房了，我跟他退了親，讓他娶了劉氏為正妻，那才真心呢。」

江氏雖然對於傅守信也十分不滿，聽到這話卻還是勸道：「妹妹休要如此說，已經定下來的婚事豈能因為一個三嫁婦人更改，等妳哥哥回來，好好勸勸傅大爺就是了。」

沈太太卻撥火道：「人家傅大爺現在是兩榜進士了，勸姑娘也別太當自己是回事兒，那可是進士娘子的身分，多少人眼紅著呢。」

「當初訂親之時，傅大爺只是一介書生，難道我能未卜先知知道他以後能得功名？我是敬重他的人品，想著成親之後他能一心一意待我。誰想現在剛剛得了功名、選了官，他其他都不管便先給侍妾買衣服置頭面，此等品行豈能讓我看得上？」沈書嫻義正詞嚴的說著，古代雖然都是盲婚啞嫁，但像傅守信這種已經知道根底的，她就別往火坑裏跳了。

江氏對這個兩榜進士可是十分放不下，那是花了幾萬兩銀子砸出來的，要是真這麼退了婚，沈家更賠本，便勸道：「妹妹先消消氣，傅大爺還在京中沒回來，到底是什麼情況我們也不知道，就算是真的，還未過明路的妾而已，跟傅家說一聲，不讓她進門就是。」

沈太太又涼涼道：「不讓她進門？人家傅大爺待她一往情深，又是青梅竹馬，男人啊，要是真動了情，那是怎麼也擋不住。人家一個兩榜進士，肯娶個商戶女本來就是委屈了，納個妾而已還不能隨自己心意，人家如何願意？」

江氏調轉槍頭衝著沈太太冷笑道：「要是都似大嫂這麼『賢慧』，自己正房都能

讓給小妾們住，自然是天下太平。」

「妳！」沈太太剛要開口，沈書貞趕緊插話，緩頰道——

「傅大爺還沒回來呢，要是實情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，不是白生氣嗎？對了，硯哥兒都還沒過來跟各位長輩磕頭呢，秦嬾嬾，快讓人去領硯哥兒過來磕頭。」

眾人順勢轉移了注意力，把話題打住了。不消多久，婆子帶著硯哥兒進來，眾人看著，說是有八歲，看起來卻是又瘦又小，臉上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。

這方硯對過繼之事似懂非懂，不過到方家這兩天，沈書貞這個嗣母雖然沒有表現得多熱情，但也沒難為他，他有奶娘照料，能吃飽飯，能穿暖衣，不用做活也不用挨打，他覺得這裏的生活比在叔叔家強得多。

磕頭見禮後，眾夫人也把見面禮送上，江氏和沈太太送的都很簡薄，沈太太是真的沒錢，江氏則是心疼錢就是了。

第三章 傅家上門請罪

見完禮，一頓飯吃得七七八八，沒有戲文也沒有彈唱，飯完也就散了。江氏帶著沈書嫻先走，這趟江氏本來就不想來，是沈書貞這樣請那樣請才過來的，結果來了聽說傅家的事，江氏的心情十分糟糕。

沈太太太慢了一步，跟眾太太們又嘮叨一會兒傅家的八卦，上車走的時候，沈太太太想了想，對身邊的婆子低聲道：「妳去劉家一趟，跟劉家的說，這邊沈小姐發話了，絕不能讓劉氏進門，就是硬進了門，找到機會也要打死她。」

幾萬兩銀子砸出一個兩榜進士，就是攪不散這段姻緣，也要大鬧一場。

江氏知道沈書嫻委屈，就是她也一肚子氣，像傅守信那樣的主，打死都是不虧的。忘恩負義的王八蛋，現在只是得了功名，還沒拿到薪俸就拿著未婚妻家的錢養小老婆了。只是委屈歸委屈，傅守信已經是兩榜進士，選官也選出來了，真要黃了婚事，還是沈家吃虧。

自古以來貧不與富鬥，富不與官爭，沈家這幾年就是暴發了，也只是手上有銀子，社會地位並沒有因此提高。相對來說傅守信這個兩榜進士可比商戶之家地位要好得多，沈書嫻若忍得下這口氣，嫁過去之後鳳冠霞帔肯定是有的。

「一個妾而已，就是以前定過親，劉氏前頭也嫁過兩次，進門之後妹妹是正妻，收拾個妾還不容易？妳看看大姑奶奶身邊那個桂姨娘，還不是想讓她生就生，想讓她死就死。」江氏勸慰著沈書嫻，停了一下又嘆氣道：「就是退掉這門親事，另外尋了一家，侍妾通房也是免不了的。」

除非是窮得娶不起的人家才有可能不納妾，不過光憑沈書嫻的嫁妝，再窮也有限度，靠著妻子娘家，然後用妻子的錢納妾的男人不是沒有。讓江氏說，男人不過就是那回事而已。

沈書嫻明白江氏的意思，從實際面考慮，傅守信已經是兩榜進士，沈家也壓制不了他，錢也已經花了，想讓傅守信吐出來更是不可能，要是這麼退了婚，沈家就是白吃虧，衝著那身鳳冠霞帔，就是個人渣嫁過去了也不會很虧。

單純從利益考慮這門親事，沈家必然要妥協，問題是沈書嫻不想退讓，她沒那麼希罕鳳冠霞帔，真嫁了這麼個人渣，她一輩子也賠了進去。在她眼裏，她的終身

幸福比那些銀子要緊多了，當然，婚姻之事也不是她自己能說了算，但至少也要爭取一下。

她一臉委屈的道：「嫂子說得固然有理，但想那傅守信，現在還花著沈家的錢就如此放肆，正妻沒娶先納了房小妾，又是打首飾又是裁新衣的，哪裏有把我、把咱們沈家放在眼裏。

「別說對沈家感恩，就是稍微顧一下自己的體面，也不該如此行事。我看這個功名是把傅守信的心撐大了，現在打心裏瞧不起我這個商家女。我嫁過去之後，別說夫妻相敬如賓，他壓根看不起我，我何苦自己貼上去惹人厭？」

江氏聽得暗自連連點頭，只是話是這個理，但跟傅守信的婚事確實是沈書嫻自己主動貼上去的，當年沈書君也曾經勸過她，傅守信能不能讀出來是個問題，讀出來之後會不會對她好又是問題，變數太大，是她執意才成了這門親事。

現在變數來了，銀子也花了，沈書嫻又鬧著不同意了，此事十分難辦。江氏雖然是嫂子，也不敢作小姑的這個主，一切還要看沈書君。她嘆口氣道：「既然妹妹心裏已有主意，這幾日大爺就要回來了，跟大爺商議了再說吧。」

「讓嫂嫂操心了。」沈書嫻謝道。

一連幾天，沈書嫻都悶在屋裏，連到江氏那裏學習管家理事都不去了，理由都是現成的——心情鬱悶。

江氏自己也是焦頭爛額，按沈書君信上寫的，這幾日就該到了，結果一直不見他回來。這回夫婿上京，其實就是幫著傅守信去打點的，按理說傅守信納姨娘的事他該知道，以他對妹妹的疼愛程度，斷然不會允許，但他信上只說一切都好，隻字未提傅守信納妾的事。

江氏最希望的是沈太太造謠，壓根就沒這回事，所以沈書君不知道。卻也明白這只是個妄想。沈太太雖然恨死了他們這房，但這事說得有鼻子有眼的，再者江氏去過傅家了，傅家二老話說得支吾，一副愧疚的模樣，這事肯定是真的。

沈書君既然跟傅守信在一起，那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會不知道？他在京中忙碌什麼？或者他只是把身邊管事留下打點，他人去了哪裏？江氏滿心疑惑，卻也不好問，問多了怕沈書君煩。這幾年忙著振興家業，沈書君的脾氣也漸長，侍妾也多了，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夫妻之間毫無保留。

有時候讓江氏想，她情願沈書君沒有發達起來，家裏日子雖然過得艱辛些，但也沒了這些侍妾，夫妻之間還是恩恩愛愛的。

「姑娘莫要難過，男人哪個不是三妻四妾的，既然劉氏已經進了門，以後姑娘嫁進去那就是妻，生生壓了她一頭。那個劉氏我以前是見過的，今年大概有二十五了，樣貌也就那樣，姑娘容貌勝她千百倍，她不過仗著跟傅大爺從小一起長大的情分罷了。」

林姨娘特意來安慰沈書嫻，沒進門的時候，林姨娘就知道沈書君極疼這個妹妹，母子三人一同被趕出來的，那時候沈書嫻年幼吃了許多苦，母親安氏又早早去了，

沈書君對妹妹幾乎是百依百順。

進門之後，林姨娘更是注意要跟沈書嫻打好關係，沈書嫻對她則是淡淡的，不好也不壞，這讓林姨娘反倒越發努力巴結沈書嫻。江氏不是和善好相處的，她自己也沒能生下一兒半女，就是生下來了，要是在後宅裏沒點地位，只怕孩子也會被江氏抱走養在身邊。

「越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情分越是拆不斷，等哥哥回來，我定要退了這門親事。」沈書嫻再次堅定的說，這幾日不管是江氏過來，還是林姨娘或者吳姨娘來，意思都很明顯，婚約還要繼續，傳守信就是人渣也得嫁過去，為的是他的功名和身分。沈書嫻越想越是堅定要退婚，這種人品為負數的貨色，必定不能嫁。儘管大珠朝的女子也能二嫁，但二嫁就要打N折，沈家為這種人渣砸了幾萬兩銀子是很讓人心疼，但要是再賠上她一個大活人，那可就更虧了，更別說她的嫁妝少說有萬兩銀子呢。

林姨娘見沈書嫻話說得堅決，剛想再勸幾句，就見冬至匆匆來到——

「傅太太帶著劉氏來了，就在奶奶房裏，聽傅家太太說，劉氏懷孕了。」

沈書嫻和林姨娘都是一怔，旁邊坐著的周嬾嬾對規矩本就看重，聽到冬至的話，當下就怒道：「真是反了，正妻還沒進門，侍妾倒是懷孕了，這傅家大爺到底是娶嫡妻還是娶填房啊！」

林姨娘也在旁邊嚷著道：「是傅太太帶著劉氏來的？親家太太難道如此糊塗，帶著兒子侍妾到未來媳婦的娘家來，這是想耀武揚威啊？」

沈書嫻眉頭緊皺，她見過傅太太，很老實和善的一個婦人，不管是傳守信得功名之前還是得了功名之後，傅太太對她的態度一如既往，總是說著感激的話，不外乎謝謝沈家賞識；傳守信得了功名之後，傅太太還曾拉著她的手對她說，兒子總算沒辜負她垂青之類的話。

難道這些都是裝出來的？實在不像，就因為有這樣的未來婆婆，沈書嫻原本對於傳守信也沒那麼排斥，反正古代女子終究得嫁，有個好婆婆日子就好過了一半。想到這裏，沈書嫻起身道：「走，都去看看。」

沈書嫻、林姨娘還有周嬾嬾以及沈書嫻的奶娘吳婆子，另外帶著各自丫頭，浩浩蕩蕩的一大群人走向江氏正房。

路上，周嬾嬾忍不住道：「要是劉氏真懷了孕，姑娘可要早作打算。」

周嬾嬾一直以來的看法跟江氏、林姨娘相同，跟傅家的婚約還要繼續，進門之後處理了劉氏就是。正妻找侍妾的碴理由不要太多，也不用特別虐待，就讓侍妾天天到房裏立規矩伺候就好了，還整不死她！

然而現在沈書嫻這個正妻沒進門，劉氏就先懷孕了，周嬾嬾覺得事情太嚴重了，就是江淮的商戶人家裏稍微要點臉面的也不會這麼幹。對於男人來說沒娶正妻就是未婚，還沒結婚就弄出個孩子來這是非常傷體面的事，這跟死了老婆再續弦不同，傳守信現在身上的標籤是未婚。

林姨娘聽到這話心念動了一下，沈書嫻本就滿腦子都是退婚，傳守信是爛柿子，如今知道爛到生蟲也沒差，反正她不會要爛柿子，不管會不會生蟲結果都是扔掉。

沈書嫻回道：「有什麼好打算的，傅大爺既然一點臉面都不留給我，我就是硬貼著嫁過去只怕也不會有好日子，要是一直在淮陽還好，以後若跟著傅大爺外放，只怕死在外頭也沒人來收屍。」

周嬾嬾不吭聲了，她在官家待過，聽過的事情更多，像傅守信這樣的，雖然說得了功名，但上頭無人提攜，人又如此狂妄自大，才剛剛選了官還沒去上任，就不把恩人未婚妻放在眼裏，寵妾滅妻在一般小門小戶裏妻子沒背景後臺也許沒啥大事，正經官員要是敢寵妾滅妻，被政敵參了一本那可是要丟官的。

傅守信要是繼續這麼下去，只怕這官也當不長久，又如此的忘恩負義，這門親事不結也罷。雖然白花了銀子和心血，但也比以後姑娘大哭後悔強，女子可是沒有回頭路可以走的。

自從沈書嫻跟傅守信訂親之後，傅太太一直是穿金戴銀，住的是沈家買的一處兩進的宅院，如今兒子得了功名選了官，但她身上多年的貧苦氣息並沒因此而去掉。傅家非常窮，自家只有幾畝薄田，壓根僱不起人，而為了讓傅守信安心讀書，從來都只是他們做父母的下田，家裏窮得叮噠響也這樣辛苦撐下來，就是想著兒子能得了功名，全家好翻身。後來傅守信得沈書嫻垂青，傅太太很感激且也很喜歡沈書嫻，沈家送來錢，讓傅家老小過上好日子，更給了傅守信去省城以及進京城的盤纏，可以說沒有沈家，就沒有傅家今日。

娶沈書嫻進門那是必須的，別說兩家早定下婚約，就衝著沈家的這份大恩，這媳婦也得娶進門。至於劉氏，那也是傅太太眼看著長大的鄰家女兒，要不是劉氏遇上個後娘，兩家也不至於退了親事。劉氏後來的境遇傅太太十分同情，不過同情歸同情，她還是覺得兒子應該娶沈書嫻，人家在你貧困的時候看上你，幫了你一把，做人最起碼得知道感恩。

傅守信納了劉氏為妾的事，傅太太是知道的，不過在她想來，高門大戶裏三妻四妾都是有的，只是其中有什麼規矩她就不明白了。

昨天劉氏跟傅守信一起回來，得知劉氏已經有孕，傅太太大喜過望，對於一個村婦來說，兒子得功名，媳婦懷了孫子，這是再高興不過的事。劉氏卻對此表示驚恐難過，她跟傅太太說，她不該在沈書嫻沒進門之前就讓傅守信納了她，更不該先沈書嫻之前懷孕。

傅太太哪裏懂這些，在她眼裏，不管誰生的都是孫子，傅太太一直覺得沈書嫻十分良善，又對傅守信很鍾情，想來知道了這事只會替兒子高興，定然不會生氣。劉氏便求了她，希望她這個長輩先出面到沈書嫻面前求個情，又說沈家放出話來，她就是進了傅家門也要整死她，她死不足惜，但求保住腹中的孩兒。

劉氏一直在傅太太跟前跪著哭，說得有鼻子有眼睛的，傅太太不禁被她說動了。這事兒子不好出面，他也自覺有幾分對不起沈家，但他現在都是兩榜進士了，娶個商家女本就有幾分吃虧，他又不是想悔婚不娶，只是想隨自己心意納個侍妾而已，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。

後來傅守信和劉氏乾脆一起在傅太太跟前遊說不停，說傅太太是婆婆，她該拿出

婆婆的款來，帶著劉氏到沈家去一趟，跟沈書嫻說一聲，劉氏已經懷孕了，生下就是為傅家開枝散葉，她照樣是正妻，這點不會變。

「劉氏肚子裏已經有了，生下來不管是男還是女，等書嫻進門後，都要認她當嫡母，這點肯定錯不了。」傅太太陪著笑臉說道。

江氏臉色鐵青，以前跟傅太太打交道的時候就知道這婦人不是個能上檯面的，所謂屁股決定腦袋，三代貧農的身分坐久了，指望她有多高的見識不可能，但沒想到變成兩榜進士的老娘了，馬上就變得昏庸，或者是故意裝昏？進門就當娘這種事別說大戶人家，就是一般小戶人家裏也受不了，這得把人噁心成啥樣！

「姑娘來了。」

丫頭一聲通傳，只見沈書嫻帶著大隊人馬來了，劉氏不自覺的看過去。她十五歲就嫁到外地去了，近年淮陽的事所知甚少，還是回來之後聽傅家鄰居說的，沈書君人稱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沈書嫻也是淮陽城中有名的美女，跟傅守信絕對是郎才女貌的一對。

現在仔細一看，劉氏自愧不如，她本就不是國色天香之流，最多也就是個小家碧玉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青春一天天消逝，就是自己風華正茂時也不及沈書嫻，更何況是現在，差距就更大了。雖然現在傅守信對她有情，可那是念著以前的好，時間久了，以後沈書嫻進了門，只怕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。

短暫的煩愁之後，劉氏當即起身對著沈書嫻跪下了，連磕了四個頭，低頭道：「賤妾劉氏見過沈小姐，奴家自知行事差錯，特來向小姐請罪。」

沈書嫻上前給江氏和傅太太見了禮，坐下之後卻是笑著看向劉氏，也不讓她起身，只是道：「請罪？既然是開始時就知道是錯的，那妳為何要做？聽說劉姨娘也是在大戶人家當過侍妾的，那就該知道傅大爺正妻未娶就先納妾不合情理，侍妾先有孕更是大忌。」

劉氏低著頭不敢起身，聲音顫了起來，帶著哭腔道：「都是賤妾的錯，出身寒微，不懂事情輕重，傷了小姐體面，小姐儘管打罵，但請小姐消氣。」

沈書嫻冷笑道：「剛進門的時候劉姨娘先說了自己已經懷有身孕，我現在真打罵了妳，妳肚子裏的孩子有個好歹，我豈不是要背上悍婦之名？劉姨娘真是為了我著想啊。還是妳想著，妳來炫耀一番，要是沈家忍得下這口氣，以後妳也就在傅家站住了；要是真讓沈家氣得動手收拾妳，妳也有藉口讓傅大爺退婚？」

「這……賤妾絕無此念頭，請小姐明白賤妾一片真心，賤妾只想以後能服侍小姐，做牛做馬都心甘情願。」劉氏邊磕頭邊泣道。

「只是想著以後服侍我？妳要是如此有心，就該勸著傅大爺，納妾之禮可以等我進門之後再辦。至於孩子，妳也是在大戶人家待過的，湯藥不知道喝嗎？傅大爺還未娶親，妳就先生下孩子來，連傅大爺的名聲都不顧，妳就如此迫不及待嗎？」

沈書嫻嘲諷道。

看這劉氏又是哭又是跪，這樣那樣的表白，還真是白蓮花一朵。不過到底劉氏年齡大了，樣貌也一般，她連白蓮花的美貌都沒有，想那傅守信也不知道是真念舊情還是書讀多了沒沾過女人，隨便一個來都能把他迷暈了頭。

「賤妾……當時也沒想到會有身孕……」劉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磕著頭又道：「我不敢駁小姐的話，只求小姐成全，讓我把這孩子生下來。」

傅太太旁邊看著也有幾分動容，對她來說，懷孕的劉氏比沈書嫻重要多了，便開口道：「劉氏也跪了好一會，看在她肚裏孩子的分上，小姐就讓她起來吧。」

沈書嫻沒接傅太太的話，她現在滿心想的就是退婚，傅太太都不是她婆婆了，她也沒必要賣這個面子。她嘲諷的看向劉氏道：「我什麼時候說過不讓妳生孩子了？劉姨娘怪不得能把傅大爺哄住，確實是有幾分手段的。想想也是，這都是三嫁了，這回要是抓不住，以後的日子可要如何過？」

「沈小姐，我絕無此意……」劉氏連忙道。

「那就起個誓，說是真想真心實意地服侍我，要是有所違背，以後生兒子為奴，女兒為娼。」沈書嫻狠絕的道，她就不信劉氏敢發這個誓，現代人不當發誓是回事，古代人可是深信不疑的。

劉氏怔住了，動動嘴唇卻是不敢說話。

「看吧，嘴上說得這麼好聽，讓妳發誓又不肯了。」沈書嫻笑了笑，停了一下又道：「我能明白妳的心思，今年二十五了，已經嫁過兩次人，聽說還被賣到煙花之地，對於妳來說，能抓住傅大爺，下半輩子便是有了指望，至於會不會因此影響到傅大爺的前途，妳是不放在心上的，弄不好妳還巴不得傅大爺不要再往上升。」劉氏被沈書嫻說中心事，神情也變得驚慌起來，「賤妾如何敢這麼想，賤妾嫁了大爺，自然是想著大爺好，大爺好我才能更好。」

沈書嫻又笑了，聲音清冷地道：「大爺好妳才能好？鳳冠霞帔跟妳有關係嗎？一個三嫁的侍妾，已經這個年齡，傅大爺真的功成名就了，妳仍然只是個妾，那時候家裏人多了，妳只怕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。」

「我……」劉氏還要辯白。

沈書嫻搶著道：「就是平常人家裏，見過哪個嫡妻進門就當娘的？更何況傅大爺現在有了功名，也選了官了，寵妾滅妻本就是大忌，被同僚一本參上去，丟官都是輕的。當然這些道理妳可以推說妳都不知道，那我且問妳，妳讓傅太太帶著妳過來，又說懷了身孕，這又算是什麼意思？真是賠禮道歉還是耀武揚威，妳自己心裏明白。」

傅太太一直沒插嘴，也插不上嘴，現在看沈書嫻越說越惱，又說她們是來耀武揚威的，逮到個空檔趕緊辯解道：「姑娘誤會了，劉氏真沒這個意思，我帶她過來真是給妳道歉的。」

「真要是有心道歉，何必拉上傳太太您一起，自己過來豈不是更顯得誠意？拉著長輩來，先不說道歉只說已經懷孕，這樣要是道歉，那下次劉姨娘過來捅我一刀，也可以說成是我血多傷身，要給我放放血了？」沈書嫻冷哼道。

傅太太被堵了回來，當即訕訕的不敢言語。

劉氏見沈書嫻連傅太太都堵了回來，心裏有幾分欣喜也有幾分擔心，沈書嫻如此大的脾氣，要是忍不下這口氣要退婚，對她十分有利；要是退不了婚，以後沈書嫻進門，自己只怕日子不好過了。

最好還是退了婚事，傅守信另娶小門小戶的閨女當正妻。至於傅守信的前程，能給一個兩榜進士當侍妾她已經知足了，傅守信以後真要爬得高了，對她也不見得有好處，如何更牢靠的鞏固住自己將來在傅家的地位，這才是她第一所想的。

江氏對於傅太太和劉氏也是打從心裏看不上，但沒想到沈書嫻竟然連傅太太的面子都不給，有心想說兩句緩和一下，只見沈書嫻起身又道——

「劉姨娘就是真心來道歉的，我也受不起。劉姨娘懷著身孕，身子矜貴，我不敢久留，萬一有個好歹推到我頭上，那我豈不冤枉。」

沈書嫻直接下了逐客令，傅太太只得站起身來，又上前扶著劉氏起身。她本以為沈書嫻素來好性，又對傅守信鍾情，木已成舟也只能接受，沒想到竟會說出這麼一串話來。這婚事只怕難辦了，她心裏沒主意，打算趕快回家跟兒子說說，讓他看著辦。

江氏起身去送，雖然婚事搞成這樣，到底還沒退婚，傅太太還是親家太太。看沈書嫻氣呼呼的坐著沒動，只得向她使了使眼色，沈書嫻這才站了起來。

沈家一行人去送，送到二門門口，傅家的車停在大門口，辭別之後，傅太太跟劉氏便往外頭走去，江氏帶著沈家一行人掉頭往裏頭走，可沒走兩步，只聽身後傳來砰地一聲，眾人回頭一看，就見傅太太和劉氏兩個齊齊摔倒在大門口的地上。